

九經談

元

67

1

1



文 化 甲 子 新 鶴

錦城先生著

翻刻必究

九經談

全部十卷

江戸

多稼軒藏版



九經談卷之一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陸奥門人

奥山 清興
龜卦川守一 全校

總論

凡四十二條

夫以六籍為六經，蓋孔門以來有此稱焉。戴記載孔子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之語，謂之經解矣。又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雖然，戴記諸篇多漢人所攬雜，則未必足取信也。莊周始言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卿亦言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次之曰詩書春秋，六籍之為經，二家之言煥然。



總論

明白矣蓋孔門以來有此稱故莊周從而稱之荀卿亦稱之若否則莊周於已學有何益而故創此稱乎若莊周所創則荀卿儒者也亦何從周之稱乎予故曰以六籍為六經孔門以來有此稱為此故也荀子有道經之稱蔽解道家之經也藝文志有莊子有墨經之稱下天墨翟之經也墨子有經有說說經韓非有經有傳內外經本尊稱猶稱堯舜之書為堯典舜典也老墨之徒猶以其書為經則吾聖人典法何無經之稱乎

漢時有七經緯則經者經緯之經也常法也萬世不易猶緯之錯綜變化而經則一定不易也大法也含

蓄細義猶經之含緯也兼常法大法之二義而經之字義盡焉若夫條理秩然不紊二義之所兼也六經之為經先秦既然然引詩書為經曰者始乎漢人先是未之有也

經學古今之間有三大變焉而小變不預也有漢學焉有宋學焉有清學焉漢學長于訓詁宋學長于義理清學長于考證自漢至唐其學小變然要皆漢學也自宋至明其學小變然要皆宋學也清人有為漢學者焉有為宋學者焉有混漢宋之學而自為一家者焉然要皆清學而其所長考證也是古今經學之三大變也

漢魏傳注之學羽翼聖經其功之偉千歲所奉宋儒雖始立異然到其訓詁名物則猶取漢唐傳疏而不_能盡變其舊則漢唐傳疏遂不可廢而學聖經者當由此而入

鄭康成之解詩多改經文附會以禮其解三禮強合彼此到其不通則曰是殷禮也王韓之解易廢棄象數而偏從義理雜以黃老之談天地以無為心道者何無之稱也之類是宋學濫觴也何晏之解論語亦間有道家之見道不可體德有成形之類是皆出乎風習所漸而為聖經之累矣杜預之解左傳王肅之徒偽作書傳概少疵瑕然如杜所謂諸侯以上既葬

除喪

年隱注

三禮三傳殊無此義以一時諛言附會傳

文矣

詳見晉書

照諸叔向所謂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昭五年

夫子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庸其誤顯然如

偽傳

所謂湯伐桀出其不意湯誓序注武王伐紂乃退示

弱

泰誓序注文王內秉王心西伯勅注是視聖人不過權謀

詐術之人其罪最大凡古注中其如此者不堪枚舉

則漢魏傳注何可盡信乎信其可信而不信其不可

信是謂之善學者矣

鄭箋改字多用三家之舊文鄭樵曾分疏之

六經與論

然要是鄭箋瑕疵黃震之言抄是也

唐啖助趙匡陸淳始駁三傳而解春秋古今學術之

分界自此而萌焉孫明復尊王發微劉原父七經小傳歐陽公毛詩本義蘇氏兄弟詩書易傳荆公三經新義等出而漢唐之學始變焉程朱二先生性理之說興而漢學宋學遂割一大鴻溝矣

程朱二先生立志之遠識見之高高踞於漢唐明清諸儒之顛先無古人後無來者孔孟以後實有二先生耳晦菴則加焉以博識多通其經解多取北宋諸家善說折衷之以其家學近似集而大成者矣故其傳之遠至今不廢雖有攻之者愈攻則愈熾不能撲滅者其中實有近聖意遠出乎諸儒之上故也講聖經明道義者豈可不由之乎

程朱二先生之學間有浸淫乎釋老者焉是其疵瑕予之所以不敢信從者亦以此也蓋趙宋一代禪學盛行名卿賢士莫不歸之故風尚之漸雖二先生不能免也且二先生亦初年之學出入佛老故至歸說吾道先入為主往往不能脫其窩窟是時勢之所使然也程允夫與晦庵書曰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朱子文集王庭秀著磨衲集其中有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困學紀聞當時既有此論則非予之私言也程子以周茂叔為窮禪客二程全書程朱出入佛老其所自言也明道行狀朱子文集邵澤民張橫渠訪佛老似佛老呂與叔朱晦庵言之橫渠行狀朱子文集程門諸子

陷溺佛老程子言之晦庵駁之朱子語類道學諸公出入佛老事迹昭著予曾著直見編一卷詳載其事附以宋士大夫學禪之事學者可并考焉
 袁子才曰釋氏之教莫盛於晉唐然其時儒自儒釋自釋未曾混而一之也至宋而釋與儒攙雜而不可分則當時道學傳中諸公不得辭其責蓋晉唐之崇釋氏不過造塔廟施功德其迹粗其事顯略有識者俱能辨其非宋則不然大半賢人君子皆先入釋教中明心見性深造有得然後變貌改形遁而入儒且以下入虎穴得虎子自矜不知久居虎穴中已作牛哀之化不自知尺隨園袁氏此言說盡諸先生之病可謂

明確矣

周茂叔所謂無極而太極無極二字出于老莊太宗
意列子湯而無極而太極則出于唐僧杜順華嚴法界觀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亦出于唐僧澄觀華嚴大疏尚直編歸程張所謂本然氣質二性出于首楞嚴經曰本然性和合性程朱所謂復性復初出于莊子性老子復歸於嬰兒莊子能兒子乎庚
 楚亦與此同程朱所謂虛靜無欲出于老子莊子道
 楚桑明鏡止水之說亦出于莊子德充及圓覺經唐僧神秀偈明道所謂心無將迎晦庵所謂期待留在出于莊子應帝事理對言出于華嚴法界觀有無對

言出于老莊齊物論晦庵所謂虛靈不昧出于大智度論程子所謂沖漠無朕出于莊子應帝王晦庵所謂未有天地先有此理同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莊子道先天地大宗師橫渠所謂死之不亡似于老子谷神不死莊子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在晦庵所謂一旦豁然似于莊子大覺齊物論禪氏頓悟明道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似于般若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晦庵所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文集似于達磨不立文字所謂世間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詩語類似于華嚴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程子揚龜山所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出于莊子惠施

之語下天高僧傳肇法師之語凡程朱諸公之說出佛老與近似佛老不啻此也予所著疑問錄學說指要宋學辨諸書載之最詳今舉其一二耳
 明道論儒佛曰句句全事事合遺書晦庵曰佛老之徒彌近理而大亂真中庸二家此言大可疑也佛老之徒薄仁義廢彝倫與吾聖人之道不啻冰炭白黑也何有合全乎何有近亂乎唯於程朱之說則句句全事事合彌近理而大亂真耳吾於是不能不服程允夫陽抑而陰用之言也
 程朱之說浸淫乎佛老者是其學之所短也去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未必不粹然也吾嘗言漢學小醇

而小疵宋學大醇而大疵後有明者或以此語為知言矣

三代以後人物予服二人孔明德業晦庵學問是也孔明則伊傅之小者房杜韓范輩比之蔑如晦庵則孔孟之小者董楊王韓輩豈所企及唯孔明之用申韓白壁微瑕晦庵之淫佛老瑕瑜不掩是其所以不及三代聖賢也使孔明不用申韓然其所為不過如此耳使晦庵不學周程之學則其所為豈止於此乎惜哉

當晦庵之時對壘相抗而稱勅敵者陸子靜頓悟之學陳全父功利之說耳子靜稱晦庵為泰山喬嶽

象山

錄語全父稱晦庵為人中之龍龍川文集其不服者亦其言

如此則其學問人品之高在今可想見矣

世奉宋學者視晦庵甚高與孔孟無異故雖知其誤多方回護不欲顯其短也世奉古學者視晦庵甚卑不及韓歐故攻其所短并廢其所長吹毛索瘢不啻仇視也至其甚者則廢其書不讀若將浼者焉奉古學者固愚矣其奉宋學者未為得也夫學者學古經也其言合乎經旨則雖菑穉匠之言不可廢也若夫不合乎經旨則何有於名儒乎語云君子不黨又云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是學經之第一義也

唐王劭曰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

服非儒新唐書傳此言鍼隋唐學者之病矣楊用脩曰敢於非六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學者膏肓之病哉文集郊此言元明學者之痼矣末學之陋千古同病今之為漢宋之學者亦如二家之言

後儒之說有所長有所短去其所短而取其長則千歲傳注皆聖經之羽翼也然學者未有定見先信後儒篤信孔孟然後道可得也學者未有定見先信後儒則識見局於此而不得伸遂至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敢背周公孔子而不敢背程朱矣是今古學者沈痼也故學者先須知漢宋諸儒所短既知其所短則知學之不盡于此直以孔孟為歸宿然後又知諸

儒所長羽翼聖經則識見始公正而議論不偏私若否則非孔鄭卓犖則程朱輿僮門戶排擠仇讎相視假聖人之大道為小人之私黨背馳孔孟而不自知學之到此豈不可耻之甚乎

學者為黨則朋黨之漸而非盛世美事宋人大有此氣習至明珠甚不特經義而詩文亦然王李袁鍾空詩浮文無用於天地之間然猶結黨囂囂相軋何況談道義者乎東林黨議多殺天下名士而明運劫灰故清人懲之務破學者之黨排門戶之見其識極正世之秉學政者以清人之心為心則不到使英才間氣辱在泥塗耳

今之章句傳注不盡晦庵之意者確有明徵孟子之
 書為門人記錄者晚年之所不取也文集卷吳然今
 之章句猶曰記者之誤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公勝文晦
 庵言兩處失之即答伯然未及刪改之也堯典歷法
 主日月左遷之說是晚年之定說也書集蔡仲默從
 之而十月之交傳猶為右遷之說是亦未刪改者也
 明劉三吾據詩傳而駁蔡氏書傳書傳會選是不知晦庵
 晚年定說也其陋可笑金騰弗辟主鄭玄避居之說
 是晚年之定說也續集答蔡仲默從之而鳴鴉東
 山之傳猶主偽傳刑辟之說是亦未刪改者也劉元儒
 之知元吳臨川亦據詩傳而攻書傳尚書輯錄纂注序則是亦

不知晦庵晚年定說也其陋可笑元明奉宋學者不
 如晦庵又以康節易圖說為附會穿鑿文集卷王蓋
 是亦晚年之定說也而今之本義啓蒙載邵氏諸圖
 則是亦未刪改者也邵氏諸圖宋黃震日清黃宗炎
 辨圖書辨駁之盡矣晦庵至垂沒改大學誠意一章乃
 其絕筆也黃榦朱子行狀晦庵之學數變若使其至期頤之
 年則其章句傳注亦不必如今本也然則執今之諸
 書而為晦庵之意盡于此者豈足能得晦庵之意乎
 哉

伊川易傳胡安國春秋傳皆晦庵之所不服也易本
 義晦庵未定之書也蔡氏書傳間有背師說者焉何

况陳澹禮說乎此諸書建學官創于元仁宗延祐而成于明世祖永樂作三大全矣予不知是能得晦庵之意也否

宋儒大意繼往聖而啟來學排佛老之空妙擯管商之功利唯是而已若有一人續此意者則又後世朱文公也何必字字句句守其遺說而後為能奉其學乎植黨好諛小人之私心也文公名賢豈好人之佞已者乎浮屠猶知呵佛之為贊佛文公有靈豈不肯吾言乎

河圖洛書先天太極諸圖於經義無用河圖原于大戴盧辨注明鄭玄易注地天一洛書原于太一行九宮

法先天圖誤解說卦天地定位而造之太極圖乃唐時道藏上方大洞真玄妙經品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而原于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華山道士陳希夷搏刊石于華山則非周茂叔特得之妙南宋偏安晦庵不得見之故誤為茂叔之作耳凡此諸圖皆出于陳希夷則是道家之物於儒者無用則歸之於其家可矣先天之誤黃震能辨之日抄河洛大極之妄毛竒齡河洛原舛編太極遺議朱彝尊經義考辨之具矣晦庵解太極圖說舛于茂叔原意者近時伊藤東厓先生太極管見辨之具矣晦庵以周茂叔為二程師是非二程之意也昔受學

於周茂叔二程全書是為童子時所師而非受道之師也
所以知者程子稱茂叔曰周茂叔窮禪客二程全書是所
以稱師資乎伊川題明道墓表云先生生乎千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果使茂叔為傳道之師
則伊川此言不敬莫大焉伊川方正豈有此不敬乎
以茂叔為二程之師是出于晦庵奉太極圖之私意
而非當時之事實也

程蘇洛蜀之黨賢者之過也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
皆一時名賢君子也然皆彈伊川而有五鬼之目焉
即博聞見後錄折柳之事温公亦敢不然之晦庵以為偽者
集文似阿所好矣晦庵疏劾唐仲友而及妓嚴蕊文集仲

友名儒也尚友錄嚴蕊烈女也癸辛雜識又論東坡極深

刻文集荅程允夫尚書而以荆公青苗為是南軒文集張浚策

略極拙屢致敗衄而晦庵作其行狀而極揄揚池北談

亦論劉安世危言正論風節凜然而晦庵作名臣言

行錄而不登一字亦簡明目錄焚劫韓侂胄之疏狀行而

謗胡澹庵有情勑鶴林玉露是皆二先生行事不

慊人意者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夫葉紹翁四朝聞見

錄載劾文公疏稱逆母欺君是非孔文仲劉器之諸

名賢疏伊川之比則荒誕不經不辨而明近時石韞

玉焚其三百四十餘部此起屬或是偶言然亦其事
則可愛

王陽明之學出于陸象山是宋學之支流也以六經為故紙詩陽明全出于象山六經注我語錄及其實禪家頓悟之機而達摩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莊周六經先王之陳迹書古人之糟粕之意也唯象山自忌其為莊禪而陽明則自言良智即佛氏本來面目格物致知即佛氏常惺惺是不忘其為佛老則可謂首過矣唯其作朱子晚年定論錯互早晚則其點可惡羅欽順困知記陳建學蔀通辨排抵糾駁不遺餘力可謂程朱功臣矣雖然陽明之為人英邁聰敏超絕古今文才功業冠冕一時非他人之所敢當也後世學問人物終不能為一樣之看也

傳說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說鄭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左傳論語學庸學行相對是知之與行判然為二陽明建知行合一之說焉與古經傳悖戾似不可信用矣雖然顏子德行夫子以為好學樂天不憂論語以為仁者繫辭以為智者學德同歸智仁一致知行之合一是聖道之妙處學者之極致慧眼如炬者輒能知之若夫塵翳在眼昏花亂墜者豈足語之乎

聖人沒二千年其遺意唯在言語文辭之間故不精字句則不能知聖人之妙意也字句考證之學是清人之所長也明學空疎考據荒廢至其叔世郝敬諸

公始務考證，清初胡絳從而靡之。海內靡然，自朱彝尊、毛奇齡以至近世諸家，雖有異同，要皆考證之學也。其中冰炭相攻，得失互有，然精密纖細，古今之所無，是其學之所長也。唯其學過精細而無一人發大見識，以道自任者，是其學之所短也。然與得明人之書百卷，不如清人之一卷也。

近世清人考據之學行，焉人好獮祭，學問之博過絕前古。然不論義理當否，而唯欲援據之多，書名人名，充牣卷帙，而義理之學荒矣。予名之曰書肆學。焉夫四書六經，義理之淵藪，考據傳注疏釋之學，義理本也。考據末也。考據之精，欲得義理之微也。考據雖博，

義理舛乖，則亦何用乎？且也考據之學，其所費精，則在瑣義末理，而聖道大原則措而不講，是亦近世學者之弊也。若夫講明經義道學，考證精確，而義理正當，則是謂之儒者之學矣。

我邦唱古學者，以伊藤仁齋先生為祖師矣。先生負英邁之資，抱卓絕之智，於天下滔滔淪胥瀛洛之中，特起靡之，海內靡然，關左唱古學者，其實興起於先生之風，而先生為之嚆矢也。且其行義確苦，不取古之賢士，朱舜水稱言學問文章貴國翹楚，舜水文集蓋非虛稱也。唯其學半出于吳廷翰、吉齋漫錄，所見不博，不長考證，疑大學、斥中庸、卑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

九經說卷之一
遂言三代聖人與孔夫子其道不同是背於論語述而不作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其學多不可信者矣其子東厓先生博雅多識當時無比其所著作皆有用之書也經義辨駁宋學十得七八唯其推衍家學者多不醇正然要之學問之博著述之富為我邦儒先之第一矣

繼仁齋唱古學者為物祖來先生先生負雄鷲之才養跌宕之氣夙唱李王古文辭主盟文壇倜然雄視一世氣魄牢籠寰區年五十始講經義辨宋學駁仁齋其學出于楊用脩虛驕之氣頗相肖似經義道學固非其所長欲出新奇以炫耀時目故其說淺薄無

味其言誇誕近誣比諸仁齋行義識見遠不及之而學問之博則稍過之又頗知考證之學然而其所考證往往不精其以安民為仁則到夷齊三仁之仁而窮矣以制作為聖則到夫子之聖而窮矣以明德為君上之德則到正考父之明德而窮矣以義為非德則到皋陶謨九德周官六德而窮矣以仁義為不倫則到說卦樂記而窮矣其以道為制作者原于荀卿性惡而背於皋陶謨天敘天秩矣其以智仁為德以禮義為道乃告子仁內義外之說而孟子所辭而闢之也故睥睨思孟意不服之以性善為大概之言以中庸為爭老子之言唯恐為名教罪人故陽取其言

然其心則為不如荀卿矣是故到其徒太宰德夫悍然建論辨駁孟子其實則徂來遺毒也仁齋誤駁諸經然其所見不到異端而徂來則奉諸經然其所見則異端之魁也雖然通觀其書百中有一二可取者焉不可概而廢棄也譬猶孔雀有毒不掩羽毛文彩矣猛獸當殪而骨革則不可廢其用也且其晚歲傲然不媚權貴其人實有足多者焉今之為鄉原之行

者又烏得企之乎
太宰德夫在徂來之徒稱第一等人然其見最卑矣其論古也惜孟子不為樂毅是出于徂來孔子為管仲之論矣其論今也論亦聽諸士為非義士是出于

徂來言禮義先王之作矣蓋其師弟學術之陋在今可想見矣徂來不自為此言而德夫為之極類足利直義代尊氏為諸凶惡矣古今之事相符有如此者唯其人抗直不欲苟容有真儒之風焉亦近世學者所罕也

徂來本管商功利之學陳全父之流而全父則崇獎漢唐而徂來以此附會聖典然其所見不出乎告子荀卿之外矣宋儒雖攙雜佛老然其所見則猶是粹然聖人之道徂來雖奉崇聖經然其所見則卑卑焉管商之學也世之學者冥頑無知朱子徂來並稱是以鳳皇並稱也何不倫之甚乎予少時與平士觀

過祖來墓而有詩止凡伯恒和之曰竊假管商強國
術欲偷孔孟在天光後人不具炯然眼久認鴟梟作
鳳皇真有識之言也

六十年来學者之誤唯是功利之心發源於管仲之
仁祖來為之備而遺毒結轆沈于學者肺腑難得而
滌除焉今之為宋學者猶且染此病何況為他學者
乎名唱古學者其所為則雖與祖來冰炭白黑然其
心則功利之私管仲之仁橫其胸中故唯其改面換
貌而其實則皆祖來之學耳非假宋學則不能對治
此病予故不信宋學而喜人之為宋學為此故也雖
然名假宋學而實在利祿則是亦功利之最下者果

然則宋學亦何用乎不如不學之愈也

宋學近似玄虛然玄虛之學王公大人能學之則清
簡寡欲可以為仁矣予未見其害也功利之學則俗
士所悅足以餉其貪鄙也夫功利之心其在下也則
為諂屈焉為躁進焉為讒諛焉為爭奪焉其在上也
則為鄙吝焉為聚斂焉為繁苛焉為刑殺焉其為世
道之害也豈淺淺乎哉予於是乎不得不左祖於宋
諸老先生也

晦庵奉二程之學然未曾字字句句守其遺說也後
之學晦庵者亦何必字字句句守其遺說乎今之為
宋學者不疑晦庵之殊于二程而疑後儒之殊于晦

庵則不達之甚也字字句句守晦庵之說而志在功利者是為能得晦庵之意乎心絕功利而字句則不守其說者是為能得晦庵之意乎吾恨不起晦庵乎九原而使斷其得失矣

夫子以義利二字而斷君子小人孟子以利善二字而判舜蹠之分矣後之學者滿腔子是利心則是小人也鄙夫也夫經傳者聖賢之言行身以鄙夫論聖賢之言行譬之是猶瞽者之談黼黻聵者之說韶濩也豈免識者揶揄乎學者何不學不為鄙夫邪

游夏輩何不讀書然顏子沒後孔門無好學之人則古之學豈今日之學乎後之學者皆競務博覽夫博

學而守約則聖門之第一義也雖然讀千萬卷之書而不知守約則博覽多通之一大凡夫耳不啻不能入德也其博洽綜該足以飾其利欲而濟其姦邪矣則是虎而翼狼而角也予恐後之學者不入市而食入者殆希矣

如何則安仁利仁如何則終食不違仁雖得其解也然不躬自實踐親驗則解一部論語終是妄猜隔壁之談耳於己心身又何有所得乎若無所得則學亦何用教人化世本無二理大丈夫之生世豈徒生浪死乎出則可為伊傅矣處則可為孔孟矣豈探二酉尋宛委終身役役而為圖書之麓乎

徂來唱禮樂稱宋學為空理似矣然禮樂殘闕不可復行則稱古禮樂者似實學而其實空論耳講義理者似空疎而其實可行今日則真實學也

論語豈易讀乎誤解曾點之狂則為曠達放蕩之流矣錯認管仲之仁則為功利富彊之學矣論語豈易讀乎

論語談於曾點之狂與世之曠達之士而排為命鄉原之徒是評論人物之法有為而然學者自守則當確然方正焉不矜細行遂累大德可不慎乎學易先須講象數講象數先須知互體象數明而聖人繫辭之妙顯焉然後義理可得而言矣若不知象

數而談義理則其不蔓衍自恣者殆希矣學詩先須講比興比興明而詩人措詞之微見焉然後事迹可得而推矣若不知比興而推事實則其不冥搜暗索者殆希矣郝京山以易之象詩之比為一一言以為智此等之謂也

近世學唐宋之詩者極駁而學韓歐古文者殆希矣間有學古文者而學古經講義理者極罕矣間有學經義者而遡迴洙泗之淵源以聖道自任者予未見其人也學唐宋之詩者務追時好取容於人終身之所專力不出乎酒色飽煖之間其志亦卑矣是桑榆燕雀飛不過尋丈一飲一啄以為饜足者耳學韓歐

古文者其見頗高矣鴻鵠高飛不入汚池者也學古經講義理者豈易得乎是日下白鶴雲間紫隼也若夫邈迴洙泗自任聖道者大鵬一舉九萬里以天池為期者世無其人亦宜矣哉

予十二三時既慨然有求道之志僅踰弱冠既有定見資性崛強不願立人之門牆然於漢宋之學則略窮其淵源積習之久所見益確遂舒其所見著述經解其書既近等身欲繼往聖而啓來學其意一如宋儒之志焉世之奉古學者聞予之談天論性則謂佞宋學矣奉宋學者聞予之講經用漢魏傳注則謂佞古學矣人之所見淺之實無知予者故學成而志益

違名立而身彌窮矣其不為溝壑之瘠者天幸耳然私心竊謂伊尹不逢成湯則莘野老農孔明不遭先主則南陽窮民士之不遇時也非才學之短長也豈足亦傷乎

匡章蒙不孝之名孟子禮之聖賢行事有卓然出于人之意表者焉豈不偉乎予少時不檢細行故缺鄉曲之譽焉長亦不改故犯世之清議焉天下無孟子乎通國皆稱不孝而學士大夫亦因稱不孝則言以入廢道以人屈辱在泥塗與瓦礫無殊其所抱負既不能為當今之用則傳諸來世以俟孟子出世耳

九經談卷之一

不謂為善今世則謂之為善也... 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故君子居則慕父母出則敬長上... 此孝之經也... 故君子居則慕父母出則敬長上... 此孝之經也...

九經談卷之二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江戸門人 木村文豹君革 池原雲琢其章 全校

孝經 凡三十條

古書有篇名而無章名孝經章名後人所加猶老子章名也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注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分為三也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今所謂聖治章稱為曾子敢問南史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

曰善今所謂開宗明義稱為仲尼居今所謂事君章稱為君子之事上自漢至宋齊孝經無今之章名昭然明白矣

梁皇侃作孝經義疏始題自天子至庶人章名見于邢昺疏中其佗不知何人所加也邢疏云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荀祖集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請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明王禕孝經集說序據此云玄宗自為之注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

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是以佗章名為玄宗所加未審邢疏之文也今見鄭注皆有章名且其下有注則恐梁陳之人所加歟要之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已

予近與水戸高橋子大藤田子定論及孝經章名二子曰如開宗明誼最覺鄙拙此言是也明歸有光孝經敘錄序云獨其章名乃梁皇甫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可謂愉快矣

孔安國孝經傳隋人所贗造也隋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止於梁亂陳

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上逸今疑非古本當時魏徵輩距炫無幾而其作五代史志其言如此又唐會要國子祭酒司馬貞議云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是

司馬貞與劉知幾所爭辨也其言如此近人猶以其書為真不學之陋真可呵笑

經典釋文序錄云古文孝經世已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唐初孔傳初出而陸德明之言如此蓋以孔傳為偽書故言世既不行當時既已蔑如如此而今之學者猶有奉崇不措者其何無稽于此乎

北史劉炫傳牛弘奏購求天下遺佚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書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炫好作贗書如此則今之孔傳亦炫之所偽作無疑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十月十六日壬辰制括王之訓

以孝為基，夫子之言窮性盡理，即知一卷孝經十八
 篇章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模範也。然此間學令孔鄭
 二注為教授正業，厥其學徒盛行於世者，安國之注
 劉炫之義也。今案大唐玄宗開元十年撰御注孝經，
 作新疏三卷，以為世傳。鄭注比其所注餘書義理專
 乖，又稽之鄭志，康成不注孝經。安國之本，梁亂而亡
 今之所傳，出自劉炫事義紛薈，誦習尤難。靡厭眾企
 更招疑義，故玄宗廣酌儒流，深迴睿想，為之訓注。冀
 闡微言，然則孔鄭之注並廢於時。御注之經獨行於
 世，而唯傳彼注，未讀此經，假之通論，未為允愷。鄭孔
 二注即謂非真，御注一本理當遵行，宜自今以後宜

立於學官，教授此經，以充試業。庶革前儒必固之失，
 遵先王至要之語，但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若猶敦孔
 注，有心講誦，兼聽試用，莫令失望。三代實錄孔傳之偽不
 特唐人辨之，我邦先王亦既知之。而今之學者猶
 奉信之，何也。

清紀太史曉嵐簡明目錄云：古文孝經孔氏傳舊本
 題漢孔安國撰，日本信陽太宰純音出自歙縣鮑氏
 云得於市舶，今以日本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證之，彼
 國亦以是書為偽本，好奇者誤信之也。今從子夏易
 傳之例，不廢其書，庶言古文者有以考其真贋。焉我
 邦以孔傳為偽書，彼邦人猶知之，而今之學者猶奉

信之何也

予幼從亡兄伯恒受諸經句讀伯恒以孔傳為偽書常笑其淺謬矣今檢序文傳文可驗偽作之迹者極多矣且傳文多出于管子管子與孝經有何關涉而引用如此是亦可笑之尤者也

鄭玄孝經注亦係贗書南史陸澄傳澄與王儉書近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隋經籍志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又云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眾注孝經二卷亡釋文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案鄭志及

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由是觀之以鄭注為贗書六朝舊說不待劉知幾之辨也

唐玄宗詔羣儒學官俾集議孝經劉知幾辨鄭注十謬七惑司馬貞斥孔注鄙俚不經故玄宗自為注使其說皆是然鄭注東晉以來舊本比諸孔傳隋人所作有間此書亦被土既亡我邦特存則豈不亦珍重愛惜乎

吾以謂與信隋人孔傳不若奉魏晉鄭注也曩與亡

友篁墩吉學生論此義反覆爭辨學生不敢然予言後與山本北山先生談及此義先生特以為知言古文今文互有失得唯古文閨門一章極屬紕繆孔子曰古之君子其敬妻子也有道禮哀公問今言妻子猶百姓奴役是非君子之言也司馬貞以為近俗之言不可謂無所見也

劉向曰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無閨門之目隋志初云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釋文亦云又有古文孝經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閨門之目始見于此唯今之閨門之章殆不可信也

隋志長孫二字可疑長孫氏今文學者恐長孫上脫比字否則孫字衍是長有二字皇侃論語義疏齊論長有問王知道二篇是其證也

六朝之人極尊孝經予曾讀李氏南北史得其數條今附錄于此

齊高帝問為政於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止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南史本傳蘇威嘗言於隋文帝曰臣先人綽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以多為帝深然之北史本傳庚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

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
 言不多南史本傳徐份陵子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
 孝經日夜不息如是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
 份孝感所致同上徐陵傳皇侃性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
 編以擬觀世音經同上儒林傳又有病邪者問顧歡歡曰
 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
 曰善讓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同上隱逸傳
 孝者愛敬奉養之德書云孝養父母酒誥云孝者畜
 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祭統又云曾子曰衆之
 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

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祭義語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記亦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
 以辨坊記孝經亦皆以愛敬奉養論孝與魯論戴記相
 符合矣

荀子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王制爾雅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訓釋

一部孝經愛敬二字愛者仁也敬者義也道之綱要
 皆盡于此而與魯論戴記相符合則豈不信奉乎南
 宋玉山汪氏沙隨程氏輩皆不信此經蓋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耳予作孝經詳說二卷詳辨之學者可以

并考焉

至德以廣至德章照之則唯稱先王令德先王有令德而教以孝悌臣與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疑同要道亦以廣要道章照之則先王教以孝弟禮樂而敬一萬悅之義或以孝為至德要道蓋不照下章故有此誤耳

泰伯至德稱其讓也周之至德稱其恭也至德至極之德故諸懿德皆可稱也周禮師氏三德三行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此至德與孝經論語殊至者實字德名故與敏孝對應到深切之義

故學道之本也周易臨卦至臨敦臨商君傳貌言至言皆此義也孝德之孝考之誤也否則孝德知逆惡是何義乎祭義云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是其證也至考二字予所著教說及稽古錄具焉近世有唱古學者以周禮至德與本經至德溷殺其粗麤可笑故并辨之

以訓天下今文作順天下以訓則昏作以順則逆訓民亦作順民陸賈新語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微慎是與今文同或以謂古文優今文殊不知訓順古字通用周頌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左傳子貢引詩作

四方其順之哀二十訓順之通可以見矣大雅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訓順同義以
為教訓則迂且不明趙世家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
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民人也教順即教訓無逸人乃
訓之畢命子孫訓其成式皆讀為順訓順以川相通
猶漢史以驅為歐歐也然則經文順即訓解為順從
者昧於古義也

孝德之本也大戴家語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周
語孝文之本也左傳孝禮之始也文二管子孝弟者
仁之祖也論語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祭義眾之
本教曰孝鄉飲酒義民入孝弟而后成教呂覽務本

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皆
與此語相發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照諸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
之遺體也不敢敬乎及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言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則刑傷之說
固不可信蓋刑傷毀傷之極也近世有以忠臣水火
兵刃節婦斷髮截鼻難之者與兒童之見無異果然
則忠臣義士有諫君而陷于刑者是亦以為不孝乎
不知經變之義則刑傷之說亦同不通也

揚名後世古之教也論語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記云君子也者人之成

名也哀公問子思引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揚名之義如此名利并惡者莊周之言也近世有以此疑孝經者嗚呼冤哉

口過與怨惡對解為口之過恐非凡口字有兩義焉

曰辯佞曰毀讒利口口給論語貴口周易甚口左傳辯口范

傳朱建有口晉書辯士及大臣有口者陸賈皆言

辯佞也雅小多口孟子有口晉書皆言毀讒也蓋止口

與有口對則此口字亦言誹謗也過亦咎責之義如此解則與怨惡對最覺穩帖若夫則天惜宋之問口

過謂口臭也

庶人章不引詩司馬溫公窮於邨人之問見于馬永卿嬾真子廖瑩中江行雜錄近世王士禛池北偶談引雜錄且言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天經地義董仲舒所解極奇見于春秋繁露不宅於善而皆在凶德馬左傳宅作度宅度古書相通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作度西曰柳穀舜典五流有宅舜本紀作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既度可徵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必

有長也。下一句折或必有先也。一本作必有長也。注文誤入本經耳。穀梁傳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莊十年祭義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地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可。以徵矣。近世有必有長也。下補言有師也。四字者猶松江周木閨門章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四字東郡耿道見見古本庶人章引詩均。是真笑話也。古書與孝經文相符合者。今舉其大者數條。若其小者詳說具焉。

呂覽故愛其親者不敢惡人。敬其親者不敢慢人。愛

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行孝是與天子章合

又云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微察所引卿大夫章

左傳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云云。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昭二十五年齊語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與三才章合。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與
聖治章合

左傳太史克云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
在凶德八年十又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襄三十一又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上同與孝優劣章合
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在醜夷不爭與紀孝行合
呂覽商書云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行考與五刑合
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與廣至德合

穀梁祭義春秋繁露前見與應感合

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
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
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
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
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
從父奚子孝臣從君何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
之謂貞也子道與諫諍合

左傳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二年十與事君合

論語夫君子之居善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問喪痛

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又云瞽瞍觸地無

容哀之至也又云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又云祭之宗

廟以鬼享之與喪親合

周公嚴父配天與舜之尊親以天下養同晦菴先生

於孟子不疑之而於孝經則疑之以謂使人有今將

之心則偏矣出門如賓晉曰季之語也元善之長魯

穆姜之語也晦菴先生不疑論語文言之奪左氏而

疑孝經之襲左氏則亦偏矣古書之相襲而有出入

異同是其常也當論其義理當否如何而不可執彼

而疑此也

教以孝教以弟教以臣臣亦德行之名論語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下之君臣父子則君臣父子之行也賢

賢上之賢字尊敬也孟子老老幼幼上之老字奉養

也上之幼字慈育也能辨此義則君臣之字為德行

之名可得而知矣荀子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

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王制孝悌

順君並稱其為德行之名可得而觀矣左傳論文王

九德云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昭二十八年君長

二字為九德之二矣國語劉康侯曰為臣必臣為君

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周語又伯楚曰事

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
訓晉語是亦皆以君臣為德行之名矣夫弟字昆弟之
弟而為事長之德則人皆能辨之特到君臣之字則
學者往往不辨其為德行之名孝經以孝弟臣並稱
徵諸荀子及春秋內外傳則臣之為德行之名豈不
亦燦然明白乎

九經談卷之二



